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萧枫

貳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二册

主编 萧 枫

第十四卷至第二十七卷
汉文帝至汉宣帝(前177—前58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十四卷 汉纪六 文帝前三年至十年(前 177 至前 170 年)
..... (339)
- 第十五卷 汉纪七 文帝前十一年至景帝前二年
(前 169 至前 155 年) (365)
- 第十六卷 汉纪八 景帝前三年至后三年(前 154 至前 141 年)
..... (395)
- 第十七卷 汉纪九 武帝建元元年至元光元年
(前 140 至前 134 年) (427)
- 第十八卷 汉纪十 武帝元光二年至元朔四年
(前 133 至前 125 年) (455)
- 第十九卷 汉纪十一 武帝元朔五年至元狩四年
(前 124 至前 119 年) (483)
- 第二十卷 汉纪十二 武帝元狩五年至元封元年
(前 118 至前 110 年) (512)
- 第二十一卷 汉纪十三 武帝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
(前 109 至前 99 年) (539)
- 第二十二卷 汉纪十四 武帝天汉三年至后元二年
(前 98 至前 87 年) (572)
- 第二十三卷 汉纪十五 昭帝始元元年至元凤六年
(前 86 至前 75 年) (598)
- 第二十四卷 汉纪十六 昭帝元平元年至宣帝地节二年
(前 74 至前 68 年) (622)
- 第二十五卷 汉纪十七 宣帝地节三年至元康四年
(前 67 至前 62 年) (655)

- 第二十六卷 汉纪十八 宣帝神爵元年至三年
(前 61 至前 59 年) (687)
- 第二十七卷 汉纪十九 宣帝神爵四年至黄龙元年
(前 58 至前 49 年) (713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十四卷

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
前三年(甲子、前177)

冬,十月,丁酉晦,日有食之。

十一月,丁卯晦,日有食之。

诏曰:“前遣列侯之国,或辞未行。丞相,朕之所重,其为朕率列侯之国!”十二月,免丞相勃,遣就国。乙亥,以太尉灌婴为丞相;罢太尉官,属丞相。

初,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,得幸,有娠。及贯高事发,美人亦坐系河内。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;吕后妒,弗肯白。美人已生子,恚,即自杀。吏奉其子诣上,上悔,名之曰长,令吕后母之,而葬其母真定。后封长为淮南王。

淮南王蚤失母,常附吕后,故孝惠、吕后时得无患;而常心怨辟阳侯,以为不强争之于吕

后,使其母恨而死也。及帝即位,淮南王自以最亲,骄蹇,数不奉法;上常宽假之。是岁,入朝,从上入苑囿猎,与上同车,常谓上“大兄”。王有材力,能扛鼎。乃往见辟阳侯,自袖铁椎椎辟阳侯,令从者魏敬刺之;驰走阙下,肉袒谢罪。帝伤其志为亲,故赦弗治。当是时,薄太后及太子、诸大臣皆惮淮南王。淮南王以此,归国益骄恣,出入称警蹕,称制拟于天子。袁盎谏曰:“诸侯太骄,必生患。”上不听。

五月,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,侵盗上郡保塞蛮夷,杀掠人民。上幸甘泉。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,诣高奴击右贤王;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,军长安,右贤王走出塞。

上自甘泉之高奴，因幸太原，见故群臣，皆赐之；复晋阳、中都民三岁租。留游太原十余日。

初，大臣之诛诸吕也，朱虚侯功尤大，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，尽以梁地王东牟侯。及帝立，闻朱虚、东牟之初欲立齐王，故绌其功，及王诸子，乃割齐二郡以王之。兴居自以失取夺功，颇快快；闻帝幸太原，以为天子且自击胡，遂发兵反。帝闻之，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，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，将四将军、十万众击之；祁侯缙贺为将军，军荥阳。秋，七月，上自太原至长安。诏：“济北吏民，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，皆赦之，复官爵；与王兴居去来者，赦之。”八月，济北王兴居兵败，自杀。

初，南阳张释之为骑郎，十年不得调，欲免归。袁盎知其贤而荐之，为谒者仆射。

释之从行，登虎圈，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。十余问；尉左右视，尽不能对。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。上所问禽兽簿甚悉，欲以观其能；口对响应，无穷者。帝曰：“吏不当若是邪！尉无赖。”

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。释之久之前，曰：“陛下以绾侯周勃何如人也！”上曰：“长者也。”又复问：“东阳侯张敖如何如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释之曰：“夫绾侯、东阳侯称为长者，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！且秦以任刀笔之吏，争以亟疾苛察相高，其敝，徒文具而无实，不闻其过，陵迟至于土崩。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而靡，争为口辨而无其实。夫下之化上，疾于影响，举措不可不审也！”帝曰：“善！”乃不拜啬夫。上就车，召释之参乘。徐行，问释之秦之敝，具以质言。至宫，上拜释之为公车令。

顷之，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，不下司马门。于是释之追止太子、梁王，无得入殿门，遂劾“不下公门，不敬”，奏之。薄太后闻之；帝免冠，谢教儿子不谨。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、梁王，然后得入，帝由是奇释之，拜为中大夫；顷之，至中郎将。

从行至霸陵，上谓群臣曰：“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绉絮斲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！”左右皆

曰：“善！”释之曰：“使其中有可欲者，虽锢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欲者，虽无石槨，又何戚焉！”帝称善。

是岁，释之为廷尉。上行出中渭桥，有一人从桥下走，乘舆马惊；于是使骑捕之，属廷尉。释之奏当：“此人犯跸，当罚金。”上怒曰：“此人亲惊吾马；马赖和柔，令他马，固不败伤我乎！而廷尉乃当之罚金！”释之曰：“法者，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是；更重之，是法不信于民也。且方其时，上使使诛之则已。今已下廷尉；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壹倾，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，民安所错其手足！唯陛下察之！”上良久曰：“廷尉当是也。”

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，得；帝怒，下廷尉治。释之按“盗宗庙服御物者”为奏当弃市。上大怒曰：“人无道，乃盗先帝器！吾属廷尉者，欲致之族；而君以法奏之，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。”释之免冠顿首谢曰：“法如是，足也。且罪等，然以逆顺为差。今盗宗庙器而族之，有如万分一，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？”帝乃白

太后许之。

四年（乙丑、前176）

冬，十二月，颍阴懿侯灌婴薨。

春，正月，甲午，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。苍好书，博闻，尤遽律历。

上召河东守季布，欲以为御史大夫。有言其勇、使酒、难近者；至，留邸一月，见罢。季布因进曰：“臣无功窃宠，待罪河东，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。今臣至，无所受事，罢去，此人必有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，以一人之毁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识闻之，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！”上默然，惭，良久曰：“河东，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

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。大臣多短之曰：“洛阳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以为长沙王太傅。

绛侯周勃既就国，每河东守、尉行县至绛，勃自畏恐诛，常被甲，令家人持兵以见之。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，下廷尉；廷尉逮捕勃，治之。勃恐，不知置

辞；吏稍侵辱之。勃以千金与狱吏，吏乃书牒背示之曰：“以公主为证。”公主者，帝女也，勃太子胜之尚之。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。帝朝太后，太后以冒絮提帝曰：“绛侯始诛诸吕，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；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邪？”帝既见绛侯狱辞，乃谢曰：“吏方验而出之。”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，复爵邑。绛侯既出，曰：“吾尝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狱吏之贵乎！”

作顾成庙。

五年(丙寅、前175)

春，二月，地震。

初，秦用半两钱，高祖嫌其重，难用，更铸荚钱。于是物价腾踊，米至石万钱。夏，四月，更造四铢钱；除盗铸钱令，使民得自铸。

贾谊谏曰：“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、锡为钱，敢杂以铅、铁为他巧者，其罪黥。然铸钱之情，非般杂为巧，则不可得赢；而般之甚微，为利甚厚。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；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，各隐屏而铸作，因欲禁其厚利微奸，虽黥罪日报，其势不止。乃者，民人抵罪多者一县

百数，乃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。夫愚法以诱民使入陷阱，孰多于此！又民用钱，郡县不同：或用轻钱，百加若干；或用重钱，平称不受。法钱不立：吏急而壹之乎？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；纵而弗呵乎？则市肆异用，钱文大乱；苟非其术，何乡而可哉？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，释其耒耨，治镕炊炭；奸钱日多，五谷不为多。善人怵而为奸邪，愿民陷而之刑戮；刑戮将甚不详，奈何而忽！国知患此，吏议必曰‘禁之’。禁之不得其术，其伤必大。令禁铸钱，则钱必重；重则其利深，盗铸如云而起，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。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，铜使之然也。铜布于天下，其为祸博矣，故不如收之。”贾山亦上书谏，以为：“钱者，亡用器也，而可以易富贵。富贵者，人主之操柄也；令民为之，是与人主共操柄，不可长也。”上不听。

是时，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，上欲其富，赐之蜀严道铜山，使铸钱。吴王濞有豫章铜山，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；东煮海水为盐；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。于

是吴、邓钱布天下。

初，帝分代为二国；立皇子武为代王，参为太原王。是岁，徙代王武为淮阳王；以太原王参为代王，尽得故地。

六年(丁卯、前174)

冬，十月，桃、李华。

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，逐汉所置吏，请自置相、二千石；帝曲意从之，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；数上书不逊顺。帝重自切责之，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，引管、蔡及代顷王、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。

王不说，令大夫但、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；令人使闾越、匈奴。事觉，有司治之；使使召淮南王。王至长安，丞相张苍、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，与宗正、廷尉奏：“长罪当弃市。”制曰：“其赦长死罪，废，勿王；徙处蜀郡严道邛邰。”尽诛所与谋者。载长以輜车，令县以次传之。

袁盎谏曰：“上素骄淮南王，弗为置严傅、相，以故致此。淮南王为人同刚，今暴摧折之，臣恐卒逢雾露病死，陛下有杀弟之

名，奈何！”上曰：“吾特苦之耳，今复之。”

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。县传至雍，雍令发封，以死闻。上哭甚悲，谓袁盎曰：“吾不听公言，卒亡淮南王！今为奈何？”盎曰：“独斩丞相、御史以谢天下乃可。”上即令丞相、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，皆弃市；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，置守冢三十户。

匈奴单于遣汉书曰：“前时，皇帝言和亲事，称书意，合欢。汉边吏侵侮右贤王；右贤王不请，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，与汉吏相距。绝二主之约，离兄弟之亲，故罚右贤王，使之西求月氏击之。以天之福；吏卒良，马力强，以夷灭月氏，尽斩杀、降下，定之；楼兰、乌孙、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，皆已为匈奴，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，北州以定。愿寝兵，休士卒，养马，除前事，复故约，以安边民。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，则且诏吏民远舍。”帝报书曰：“单于欲除前事，复故约，朕甚嘉之！此古圣王之志也。汉与匈奴约为兄弟，所以遣单于甚厚；倍约、离兄弟之亲者，常在匈

奴。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，单于勿深诛！单于若称书意，明告诸吏，使无负约，有信，敬如单于书。”

后顷之，冒顿死，子稽粥立，号曰老上单于。老上单于初立，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，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。说不欲行，汉强使之。说曰：“必我也，为汉患者！”中行说既至，因降单于，单于甚亲幸之。

初，匈奴好汉缯絮、食物。中行说曰：“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，然所以强者，以衣食异，无仰于汉也。今单于变俗，好汉物；汉物不过什二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。”其得汉缯絮，以驰草棘中，衣袴皆裂敝，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；得汉食物，皆去之，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。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，以计课其人众、畜牧。其遣汉书牍及印封，皆令长大，倨傲其辞，自称“天地所生、日月所置、匈奴大单于。”

汉使或营笑匈奴俗无礼义者，中行说辄穷汉使曰：“匈奴约束径，易行；君臣简，可久；一国之政，犹一体也。故匈奴虽乱，必立宗种。今中国虽云有礼义，

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，以至易姓，皆从此类也。嗟！土室之人，顾无多辞，喋喋佔佔！顾汉所输匈奴缯絮，米粢，令其量中、必善美而已矣，何以言为乎！且所给，备、善则已；不备、苦恶，则候秋熟，以骑驰蹂而稼穡耳！”

梁太傅贾谊上疏曰：“臣窃惟今之事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；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，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：‘天下已安已治矣’，臣独以为未也；曰安且治者，非愚则谀，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；方今之势，何以异此！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，因陈治安之策，试详择焉！”

使为治，劳志虑，苦身体，乏钟、鼓之乐，勿为可也；乐与今同，而加之诸侯轨道，兵革不动，匈奴宾服，百姓素朴，生为明帝，没为明神，名誉之美垂于无穷，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，上配太祖，与汉亡极，立经陈纪，为万世法；虽有愚幼、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。以陛下之明达，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，致此非难

也。

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，下数被其殃，上数爽其忧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，亲兄之子西乡而击；今吴又见告矣。天子春秋鼎盛，行义未过，德泽有加焉，犹尚如是；况莫大诸侯，权力且十此者庠！

然而天下少安，何也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，汉之所置傅、相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诸侯之王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；汉之傅、相称病而赐罢，彼自丞、尉以上遍置私人；如此，有异淮南、济北之为邪！此时而欲为治安，虽尧、舜不治。

黄帝曰：‘日中必彗！操刀必割。’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，不肯蚤为，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，岂有异秦之季世庠！其异姓负强而动者，汉已幸而胜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；同姓袭是迹而动，既有征矣，其势尽又复然。殃祸之变，未知所移，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，后世将如之何！

臣窃迹前事，大抵强者先反。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，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；非独性异

人也，亦形势然也。曩令樊、郢、绛、灌据数十城而王，今难以残亡可也；令信、越之伦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：欲诸王之皆忠附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勿蒞醢，则莫若令如樊、郢等；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易使以义，国小则亡邪心。令海内之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制从，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，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。割地定制，令齐、赵、楚各为若干国，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尽而止；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，建以为国，空而置之，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；一寸之地，一人之众，天子亡所利焉，诚以定治而已。如此，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，植遗腹，朝委裘而天下不乱；当时大治，后世诵圣。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？

天下之势方病大瘡，一胫之大几如要，一指之大几如股，平居不可屈伸，一二指搐，身虑无聊。失今不治，必为锢疾，后虽有扁鹊，不能为已。病非徒瘡也，又苦跖跛，元王之子，帝之从

弟也；今之王者，从弟之子也。惠王之子，亲兄子也；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也。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，疏者或制大权以偏天子，臣故曰非徒病瘡也，又苦跖齧。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

天下之势方倒悬。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。何也？上也。蛮夷者，天下之足，何也？下也。今匈奴嫚侮侵掠，至不敬也；而汉岁致金絮采繒以奉之。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，倒悬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有人乎？可为流涕者此也。

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，不搏反寇而搏畜菟，玩细娱而不图大患，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，威令不胜，可为流涕者此也。

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，倡优下贱得为后饰；且帝之身自衣皂绋，而富民墙屋被文绣；天子之后以缘其领，庶人孽妾以缘其履；此臣所谓舛也。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，欲天下亡寒，胡可得也；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，欲天下亡饥，不可得也；饥寒切于民之肌肤，欲其亡为奸邪，不可得也。可为长太息者此也。

商君遗礼义，弃仁恩，并心

于进取；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；借父耒耜，虑有德色；母取箕帚，立而谇语；抱哺其子，与公併倨；妇姑不相说，则反唇而相稽；其慈子、耆利，不同禽兽者亡几耳。今其遗风余俗，犹尚未改，弃礼义，捐廉耻日甚，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。逐利不耳，虑非顾行也；今其甚者杀父兄矣。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、期会之间以为大故，至于俗流矣，世坏败，因恬而不知怪，虑不动于耳目，以为是适然耳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乡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俗吏之所务，在于刀笔、筐篋而不知大体。陛下又不自忧，窃为陛下惜之！岂如今定经制，令君君、臣臣，上下有差，父子六亲各得其宜！此业壹定，世世常安，而后有所持循矣；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犹渡江河亡维楫，中流而遇风波，船必覆矣。可为长太息者此也。

夏、殷、周为天子皆数十世，秦为天子二世而亡。人性不甚相远也，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？其故可知也。古之王者，太子乃生，固举以礼，

有司齐肃端冕，见之南郊，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，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。孩提有识，三公、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、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，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；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，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。孔子曰：‘少成若天性，习贯如自然’。习与智长，故切而不媿；化与心成，故中道若性。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。及秦而不然，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，所习者非斩、剕人，则夷人之三族也。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，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，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。岂惟胡亥之性恶哉？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。鄙谚曰：‘前车覆，后车诫’。秦世之所以亟绝者，其辙迹可见也；然而不避，是后车又将覆也。天下之命，悬于太子，太子之善，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。夫心未滥而

先谕教，则化易成也；开于道术智谊之指，则教之力也；若其服习积贯，则左右而已。夫胡、粤之人，生而同声，嗜欲不异；及其长而成俗，累数译而不相通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，则教习然也。臣故曰选左右、早谕教最急。夫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《书》曰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’此时务也。

凡人之智，能见已然，不能见将然。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，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。若夫庆赏以劝善，刑罚以惩恶，先王执此之政，坚如金石；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时；据此之公，无私如天地；岂顾不用哉？然而曰礼云、礼云者，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，使民日迁善、远罪而不自知也。孔子曰：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；必也使毋讼乎。’为人主计者，莫如先审取舍，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。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，与汤、武同；然而汤、武广大其德行，六七百岁而弗失，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。此亡他故矣，汤、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

舍不审矣。夫天下，大器也；今人之置器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。天下之情，与器无以异，在天子之所置之。汤、武置天下于仁、义、礼、乐，累子孙数十世，此天下所共闻也；秦王置天下于法令、刑罚，祸几及身，子孙诛绝，此天下之所共见也；是非其明效大验邪！人之言曰：‘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，则言者莫敢妄言’。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殷、周、秦事以观之也！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群臣如陛，众庶如地。故陛九级上，廉远地，则堂高；陛无级，廉近地，则堂卑。高者难攀，卑者易陵，理势然也。故古者圣王制为列，内有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外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然后有官师、小吏，延及庶人，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

里谗曰：‘欲投鼠而忌器。’此善谕也。鼠近于器，尚惮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于贵臣之近主乎！廉耻节礼以治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戮辱。是以黜、削之罪不及大夫，以其离主上不远也；礼：不敢齿君之路马，蹴其刍者有

罚，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。今自王、侯、三公之贵，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，古天子之所谓伯父、伯舅也；而今与众庶同黜、削、髡、笞、骂、弃市之法，然则堂不无陛辱！被戮辱者不秦迫辱！廉耻不行，大臣无以握重权、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辱！夫望夷之事，二世见当以重法者，投鼠而无忌器之习也。臣闻之：履虽鲜不加于枕，冠虽敝不以苴履。夫尝已在贵宠之位，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，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；今而有过，帝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，灭之可也；若夫束缚之、系縲之，输之司寇，编之徒官，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，非所以尊尊、贵贵之化也。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不廉，曰：‘簠簋不饰’；坐污秽淫乱、男女无别者，不曰污秽，曰：‘帷薄不修’；坐罢软不胜任者，不谓罢软，曰：‘下官不职’。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，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，尚迁就而为之讳也。故其在大谴、大何之域者，闻谴、何则白

寇麓纓，盘水加劍，造請室而請罪耳，上不執縛系引而行也。其有中罪者，聞命而自弛，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。其有大罪者，聞命則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上不使人掙抑而刑之也。曰：‘子大夫自有過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’遇之有礼，故群臣自憚；嬰以廉耻，故人矜節行。上設廉耻、礼义以遇其臣，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，则非人类也。故化成俗定，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，守节而伏义，故可以托不御之权，可以寄六尺之孤，此厉廉耻、行礼义之所致也，主上何畏焉！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。”

谊以绛侯前逮系狱，卒无事，故以此讥上。上深纳其言，养臣下有节，是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，不受刑。

七年(戊辰、前173)

夏，四月，赦天下。

六月，癸酉，未央宫东阙罽毼灾。

民有歌淮南王者曰：“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；兄弟二人不相容！”帝闻而病之。

八年(己巳、前172)

夏，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。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，上疏谏曰：“淮南王之悖逆无道，天下孰不知其罪！陛下幸而赦迁之，自疾而死，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！今奉尊罪人之子，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。此人少壮，岂能忘其父哉！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，大父与叔父也。白公为乱，非欲取国代主；发忿快志，刺手以冲仇人之匈，固为俱靡而已。淮南虽小，黥布尝用之矣，汉存，特幸耳。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，于策不便。予之众积之财，此非有子胥、白公报于广都之中，即疑有专诸、荆轲起于两柱之间，所谓假贼兵，为虎翼者也。愿陛下少留计！”上弗听。

有长星出于东方。

九年(庚午、前171)

春，大旱。

十年(辛未、前170)

将军薄昭杀汉使者。帝不忍加诛，使公卿从之饮酒，欲令自引分，昭不肯；使群臣丧服往哭之，乃自杀。

〔译文〕

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(中)
三年(甲子、公元前177年)

冬天,十月,丁酉晦日(三十日),发生日蚀。

十一月,丁卯朔日(三十日),日蚀。

下诏令说:“从前派遣列侯到封国,有人推辞还没成行。丞相是朕所倚重的人,就让他为朕率领列侯到封国为主吧!”十二月,免掉丞相周勃的职位,派他到自己封国去。乙亥日(农历初九),太尉灌婴晋升为丞相,撤消太尉官,让它专属丞相。

初始,赵王张敖献美女给高祖,美女获得高祖宠爱,怀孕。后来贯高谋反的事件发生,美女也连带的被关在河内。美女舅父赵兼利用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救;可是吕后因嫉妒不愿向皇上说情。美女已生下儿子,内心由于被抓而愤恨,便自杀了。官吏带着美女的儿子晋见皇上,皇上懊悔,就把儿子命名为刘长,要吕后做他母亲好好抚育他,然后把他的母亲

埋葬在真定。刘长后来被封为淮南王。

淮南王小时就失去母亲,经常依附吕后,所以在孝惠、吕后时,能够没有灾患发生;可是他心里常常埋怨辟阳侯,以为他不尽力和吕后力争,而使得他母亲含恨而死。后来文帝即帝位,淮南王自以为最长,而骄纵自恣,好几次都不奉守法令,皇上常常宽容他。这一年,淮南王入朝,陪皇上到苑囿打猎,和皇上同车,常常称呼皇上为“大兄”。淮南王极有才能,能够把鼎举起来。他去找辟阳侯,把铁椎暗自藏在衣袖中,之后把辟阳侯椎杀而死,命令部下魏敬把辟阳侯头砍下;飞马进入宫廷,袒露衣体向皇上谢罪。文帝哀怜他的本意是为了母亲,所以赦免他不治他的罪。那时,薄太后和太子及所有大臣都很害怕淮南王。淮南王也因此更加骄纵自恣,出入时和天子一样警

辟,称号和制度都可和天子相等。袁盎劝皇上说:“诸侯太骄横的话,一定会生祸患。”皇上不听。

五月,匈奴右贤王入占河南地方居住,侵占掠夺了保护汉边塞的上郡蛮夷,杀死掠夺百姓生命财物。皇上到了甘泉。派遣丞相灌婴发动八万五千车骑,到达高奴,以攻打匈奴右贤王;又发动中尉所属材官属卫将军驻守长安。右贤王逃离边塞。

皇上从甘泉到了高奴,顺便到达太原,和以前的群臣见面,一律有赏赐;又免除晋阳、中都等地百姓三年的租税。留在太原游玩了十几天。

初始,大臣在诛杀诸吕时,朱虚侯功劳最大,大臣准许把全部赵地封他为王,把全部梁地封东牟侯为王。之后文帝即位,听说朱虚侯、东牟侯开始时是立齐王为帝的,因此文帝就贬抑他们的功劳,后来封诸子为王时,就分割齐国二个郡封他们为王。刘兴居自以为所封土地,不足他所应得的,功劳被侵夺了,因此心里非常不满;得知文帝到了太原,以为天子要亲自带兵攻击胡人,就发动军队反叛。文帝听了这消息,就把丞相和正攻击匈奴的军队撤退回到长安,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,率四位将军和十万兵众攻击刘兴居;祁侯繆贺为将军,驻守荥阳。秋天,七月,皇上从太原到了长安。下诏令说:“济北的官吏百姓们,在汉军还未到达时,先自

已停止作战,和以队伍、城池、县邑投降汉的人,都赦免反叛的罪,而且回复原来的官爵;和刘兴居一起背叛,现在来投降汉的人,也都赦免。”八月,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而自杀。

初始,南阳张释之为骑郎,做了十年都得不到选充高职,想要弃官回乡。袁盎知道他的贤能而举荐他,升他为谒者仆射。

释之陪从皇上出行,走到养虎的兽槛,皇上问掌管上林苑的官吏关于禽兽簿记录禽兽的数目,问了十几个问题;上林尉仓皇失措,眼睛左右看,都不能回答。管虎圈的啬夫在旁边替代上林尉回答。皇上所问的禽兽簿十分仔细,想要借此看看啬夫有多大能力。啬夫口语回答,如响斯应,没有穷尽。文帝说:“上林苑的官吏难道不应该像他这样吗?上林尉才能实在不当其职。”就下令要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。释之停了半晌,才上前说:“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?”皇上说:“他是长者啊。”又问皇上说:“东阳侯张相如是怎么样的人呢?”皇上又回答说:“也是长者。”释之说:“绛侯和东阳侯被称之为长者,可是他们两人论事时,口才也不甚好,哪像这个啬夫喜欢讲话而且善于辩论呢?并且秦由于重用执法的官吏,官吏们争相以急功细刻,察及细微为尚,它的弊病就在于空具文书而没有实际的效用,听不到自己的过